

中国当代名家经典系列

# 秋风醉了

刘醒龙  
著

茅盾文学奖 | 鲁迅文学奖 | 中国小说学会长篇大奖

聂华苓说：“刘醒龙写出了中华民族的苦难与高贵”

刘醒龙小说精选汇编

 开明出版社

# 秋风醉了

刘醒龙 著



开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秋风醉了 / 刘醒龙著. -- 北京: 开明出版社, 2019.3

ISBN 978-7-5131-4543-5

I. ①秋… II. ①刘…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  
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02033 号

责任编辑: 卓玥

秋风醉了

著 者: 刘醒龙

出 版: 开明出版社

(北京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25 号 邮编 100089)

印 刷: 北京市玖仁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13.375

字 数: 280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9.00 元

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出版社负责调换。联系电话: (010) 88817647

## 目 录

- 001 / 棉花老马  
064 / 浪漫挣扎  
117 / 秋风醉了  
192 / 菩提醉了  
275 / 清流醉了  
351 / 农民作家

## 棉花老马

来吧来吧就这样说定了！

电话那头的丁解放大声嚷着。他肯定在用手机，声音大了，才会断断续续。

这是丁解放派在北京的联络员吴小咸告诉我的。我从她那里得知，手机最适合与女孩调情，声音轻柔时，普通电话机不可能有的低音环绕效果就会释放出来。所以，用手机对女孩诉说那有玫瑰味的三个字时，虽然不能百发百中地击中女孩，命中率怎么低估也不会少于百分之九十。吴小咸来北京一年就将北京土话的精髓领悟到家。她对我说这些充满暗示充满暧昧的话时，妻子一点也不生气，还不失时机地说，吴奇做梦都盼望有部手机，可就是没人上门腐蚀他。两个女人并排坐在我家的沙发上，只有北京土话才能使她们将足以改变自己命运的话题说得如此轻松。第二天，吴小咸就将一只摩托罗拉掌中宝手机送到我的办公室。我明

白她一定请示过丁解放。我打开手机拨了自己办公室的电话号码，吴小咸在我的示意中拿起电话，我对着手机说了声谢谢吴小姐，谢谢丁市长。吴小咸则说，不用谢，往后电话费得由你自己来付。认识这些人的原因是我曾他们的县里当过工厂秘书。他们县想改为市，许多人都往民政部跑，包括跑国务院。我虽然只是个坐公汽、住大杂院偏房的副处长，还是被他们在茫茫人海中找出来，并加以认识和利用。丁解放那时还是县长，他亲自跑了三次北京，每一次我都请他吃顿饭，内容分别为羊蝎子、涮羊肉和烤羊肉。从他吃得兴高采烈的模样中，我能读出他在别处受到的冷遇，他们县里有三十七个在北京工作副处级以上的人。他后来对我说，每次来北京首先想到的就是我。

放下电话不到五分钟，电话铃又响了。

我和妻子对视一阵后，还是由我拿起电话。

一听是吴小咸的声音，我和妻子都松了一口气。

吴小咸是奉丁解放的指示，敲定我们去他们那儿过年的行程。妻子拿过电话告诉吴小咸，要去也是吴奇一个人去，她自己带着孩子回长春。

在她们的商定中，我成了一个没有意志的人。

我告诉妻子，结婚都五年了，希望一家三口能在一起过个年。妻子还同以往一样，说我们还年轻，而父母则年事渐高，能陪一次算一次。妻子的父亲在长春一个局里当过局长，曾经被公认为最有希望进入下届市政府领导班子的人选。但是，就在我们结婚的第二天，妻子的父亲突然被调到市人大常委会做了一个专

门委员会的副主任。那时候他才五十二岁。自那以后，他向自己的女儿下达命令：不许我进他的家门。其中原因，我相信妻子确实不知道，否则她会向我解释清楚的。她知道我是不会做不利于她和她的家庭的事。

就在妻子让吴小咸给我和她自己买好车票后，那个让我们感到恐怖的电话又打到卧室里。一个男人重复着我们已经听过的话，他不会饶过我们，他要让我们过不成年！

夜里我们本来准备做一场夫妻小别之前的欢娱，为此妻子还熬了一碗事后饮用的桂圆汤。我坚持问那男人到底是在哪儿得罪了他。那男人只说要我们在睡觉前再背一遍陈毅元帅的那首报应诗。后来，我与妻子在枕边反复相互询问，对方是否在什么时候收了别人的贿赂而没替别人办事。我只收了吴小咸的手机，但他们欲将县改市的目的也达到了。妻子同我一样，在另一个单位宣传处工作，这种地方，犯不了太大错误。那种职业性的大话假话已被人习以为常，根本就不去追究。除非倒霉透顶，撞到那支能不拿出来就决不拿出来的枪口上。

早上起来，妻子将那碗桂圆热了端给我时，我抱歉地对她说，无功受禄不好意思。妻子开始还笑，到真要出门时，她突然烦躁起来，无端地打了孩子一巴掌。幸亏孩子只顾看院子里纷飞的大雪，没心思去体会疼痛。

阵阵雪花在天空中毫无头绪地飘舞。我抱着孩子站在北京站外厚厚的积雪中。好不容易找到一句话，我说，长春的雪肯定比北京大！

再大也砸不死人！妻子毫不留情地瞪了我一眼，过了一会儿她又说，这次回去我要拼尽老命做老爸的工作，如果他还是不肯认你这个女婿，过完年上班我们就去将离婚手续办了，免得心里的疙瘩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我假装轻松地回应道，没问题，结婚都五年了，是该换个老婆。

说完后我开始认真留意妻子的表情。

往年妻子回家过年时，总是怂恿我到南方去度假，那里开放这么多年了，男人的天空特别广阔。我知道妻子的劝说其实是试探，便特意上街买回足够整个假期吃的包子、馒头和馍，将冰箱填满，然后寸步不离地守着北京城内数不清房屋中，属于我和妻子的那一间。结果，每一次都感动得妻子提前回来，哭哭啼啼地扑到我怀里，待孩子刚一睡着，就迫不及待地自动倒在床上。

妻子的表情很平静。在车站入口处，趁她伸手接过孩子时，我抓住她的手，很想多握一会，被她一使劲后，还是抽走了。她在茫茫人流中抱着孩子头也不回的样子，很像革命电影中，妻子与参加了地下党的丈夫在车站告别时一样。不同的是，盯我的梢的特务只假想于妻子的心中。妻子上星期刚看过一本挺时尚的杂志。杂志上有篇文章教女人如何对待有红杏出墙趋势的男人，办法之一就是像妻子现在这样，抢在男人之前表示对男人的冷淡，这样做，会刺激男人内心的占有欲，反而比吵闹更能有效地将男人拴牢捆紧。

在没有别的理念之前，我暂时将妻子的行为视为受了那时尚



之说的蛊惑。因此我有理由不去深究，这样的文章我一天可以写出两篇。不写的原因是，不能让别人找着理由将我打入将被精简的那一半人员里面去。

在从北京站通往北京西客站的路上，我确实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然后打量着一街又一街的赶着回家过年的人，在心里替他们累。这是一种让天下做妻子的女人暗自担忧的感觉。

这些年，大家都有共识，只要见到当干部的，心里就马上警惕：这家伙是不是腐败分子？现在看来，全国上下还有第二点共识：到了腊月底，都得人模狗样地回家过年。

西客站的风雪特别有劲，那些背大包、拎中包、挎小包的打工男女，浑身热气腾腾地堆在列车车厢门口，没有一个人吼叫，所有力气全都用在手脚上。他们的样子使我认识到列车确实有出轨的可能。站台上临时增添了许多警察，他们对这样的秩序也是毫无办法，腰间挂着的警棍，像是一根多余的尾巴。

我站在软卧车厢门口随口说了句，简直威风丧尽。

前几天高峰时，样子更惨。门边的列车员接过我的话。

彼此心领神会地一笑后，我觉得自己是在为那些打工男女像洪水一样冲破西客站冰冷的秩序而幸灾乐祸。

上车后，久等不见吴小咸的人影。

列车已在缓缓起步了，我打开手机等了半个小时，直到驶出北京疆界也不见她给我个消息。在我瞅着本来属于吴小咸的下铺出神时，房间的门被拉开，进来一个极有风度的男人。他嘘了一口气，毫不客气地将密码箱扔在那空着的下铺上。他一坐下来就

去拿开水瓶。

怎么没有水？他摇了摇水瓶。怎么连开水都没人打？说过之后，他冲着我和另两位同房间的人笑一笑，犹豫地拎着水瓶出门去了。对面下铺比我还显年轻的男人用不大不小的声音吐出三个字：土皇帝。

那人回来后模样有些变化，他问我们要不要喝水，我们都朝自己的矿泉水瓶示意一下。他给自己的杯子里倒满水后，便开始问我们的去向。弄清我的大致身份后，他马上表明了自己的副县长身份。他那地方口音太重，我听不懂他是湖北哪个县的。他说自己来北京办点事，我完全明白这时节不管因公还是因私到北京，其任务除了进贡还是进贡。我实在不想再忍耐，就问他的车票在哪儿买的。他想也没想就告诉我，县里有人常驻北京，除了政治局的会议记录，什么都能搞到。他说了一个每星期都能在《人民日报》头版上读到的名字，并打开密码箱，让我们欣赏他索要的一幅字：在那幅字底下，我们还看见了十几扎人民币。他有些不好意思地用那幅字遮住那些钱。我们看不见那些钱了。不过“清风两袖”四个字确实能显出书写者功夫不浅。

这时候门又被拉开，一个中年女人将一只脚伸进房间，对我们说，对不起，我是到北京上访的，你们都是有身份的人，所以才软卧睡，麻烦看一看我的申诉材料。

还在整理那幅字的副县长下意识地回下头，说，怎么是你？

中年女人一怔，也说，真是冤家路窄，到哪儿也能碰上。

副县长镇静得很快，他说，上访完了干吗？这么急着往回

赶，看看北京人是怎么过年也很有意思嘛。

中年女人说，我才不那么苕，我还想初一早上到你家拜年哩。

副县长说，那我要先准备好红包。

中年女人将一份打印的材料递给我，说，看看吧，小心这个旅伴逼着你们向他行贿。

中年女人将门甩上。副县长尴尬地向我们解释，这女人有神经病。

一直躺在对面上铺不说话的中年男人忽然说，这种女人哪儿都有，像是绿苍蝇。

这话让我们听起来像是同病相怜。我不好意思当面看那份材料，刚将它放到小桌子上，对面的小伙子就拿过去。

刚看完一页，小伙子就咋呼道，诬告，完全是诬告，你可以告她诽谤罪。

在我们的惊讶中，小伙子又说，这上面说的事怎么会是你干的呢，明明是我单位头头干的嘛！

我忍不住笑起来。小伙子挺认真地声明，他说的完全是实话，不信可以去他单位去查证。他告诉我们一个电话号码。我感到很耳熟，几天之后才在看电视时发现，那是电视新闻中公布的举报电话的号码。

小伙子将那份材料放回到小桌子上。

我没有再碰它，这种东西在北京见得太多了。

夜里，手机响过两次，但接不起来，信号太弱了。我知道是

丁解放在找。原准备到了郑州后，下到站台上给他回话，结果睡过了头。醒来时，列车快到目的地了。就想干脆出了站再说。那个副县长告诉我，在我睡得正香时，我的手机又响过两次。我注意一下房间四周，那份材料已不见踪影了。小伙子一眼就看出我在找什么，他指了指心窝说，在这儿。

列车一到站，副县长就抢着下车。他走得很快，一副要将我甩下的样子。我在后面叫道，能搭你的顺风车吗？他全然不理。我看了看，四周没有他不愿见到的那个中年女人。站台很长，从车厢里吐出来的人群比蝗虫还多。我在人流中孤独地走着。

冷不防一旁冲过来一个女人对着我耳朵说，先生，要发票吗，可以报销！

我一闪身，跟着笑起来说，吴小咸，你玩什么鬼！

吴小咸连忙向我解释，之所以没有同我在火车上碰面，是因为有急事，昨天傍晚乘飞机先一步离开了北京。

是不是送政治局文件，我笑着问她。

吴小咸不懂这话的弦外音，她轻轻抛出一个媚眼。我注意到她的眼窝有些发黑。吴小咸在前面带路，穿过一处人堆时，我发现同车厢的那个副县长站在路旁四处张望。我正想上前去打招呼，从一辆出租车上跳下一个二十来岁的女孩，将一束玫瑰塞到他手里，副县长的脸上顿时灿烂得像手里的玫瑰花。

你的车票后来到了这个人手里。我低声告诉吴小咸。

吴小咸望了望正在往出租车里钻的一对男女说，不冤枉，一张票能救他们的急。吴小咸顿了顿后，又告诉我，像他这种身份

的人，如果带一个女孩乘出租车，那一定是有情况。

吴小咸将我领到停车场。她拍了拍一辆奥迪轿车车门，正在打瞌睡的司机连忙将车门打开。车内有股香水味飘出来。我问这车是不是丁解放的。吴小咸不明白我是因何判断出来的。我告诉她，丁解放信奉的吉祥数是3，这辆车的牌照号正好是3个3。丁解放认为3是螺旋状，而最正确的人生与历史道路都是螺旋上升的。司机说我对丁市长太了解了。吴小咸在后排对我稍稍做了个不认同的表情。也许司机从后视镜里发觉了，他又说，当然最了解丁市长的人还是吴主任。司机的话让吴小咸表现出清清楚楚的不高兴。

我们来到丁解放下榻的饭店。听司机说，丁解放是昨天下午来省城办事的，说好在房间等我。我们去时，房间里只有几个做清洁的服务员。等了一个小时也不见丁解放的人影。临近上午十点时，丁解放在外面打电话，他要我原谅他的失礼，实在是有些要紧的事脱不了身。他让司机和吴小咸先送我回市里。吴小咸在听丁解放的电话时，像一只温顺的小猫。放下电话后，吴小咸从衣柜里拖出一只旅行箱，三个人呼呼啦啦地往外走。

上了车，吴小咸对我说，她想睡一会儿。说罢她一歪脖子，将头枕在我的肩上，转眼就睡着了。片刻后，她那轻柔的鼻息就将我心里撩得火烫。我试探着将手放在离她的手只有半根手指距离的地方。结果吴小咸的手指像蚂蚁的爪子一样，慢慢爬上来。

吴小咸的手指准确地停在我的掌心里。

大约半个小时后，我看到了久违的长江。

## 二

闯进心里的那份感觉，不是吴小咸给的。吴小咸的手只会让我心里发痒。望到长江我就有一份额外的沉重。我是一九八九年秋天从大学里拿着报到证到后来由丁解放当市长的地方报到的。虽然毕办的人对我说，那里会给我安排一个不错的工作，但让我下决心闯一下的是父亲的话。父亲得知我在那年春夏之交的所作所为后，要我无论如何也要珍惜这个机会，到基层去多交些朋友。大学里的朋友将我送到长江边时，说了许多现在想来挺幼稚的话。我们分手是在长江边的柳林里，当时我将长江作了易水河，连同自己一起，大家都很矫情地扮演舍命去刺秦王的荆轲。

丁解放到北京活动县改市时，有一次，正在吃涮羊肉，他突然告诉我，是他力主将我分配到汽车配件厂去的。他说那时那样做是对我最好的保护。在上千工人中，谁也不会计较我曾经说过什么，做过什么，而且汽车配件厂本来就是最自由化的地方。他还举了个例子：一九七五年，这个厂就发生了两起男女群居的案子。丁解放说，假如那时我被留在县里泡机关，肯定不会有今天。机关里的干部多，喜欢汇报的人也多，搞不好就要倒霉。丁解放那时在人事局当副局长。他说的话我不能不相信。我在汽车配件厂工会干了三年秘书后，赶上国务院头一回公开招考公务员。我咬咬牙跑到北京试了试，结果真的中了红榜。当丁解放找到我在北京的家门后，妻子不止一次说，假如我是现在被招进国务院，县市两级官员恐怕会组织一个庞大的欢送车队，沿 107 国

道浩浩荡荡地北上。丁解放那时正在省里上党校。他说，如果他在家，说什么也不会让我冷冷清清的离开。那顿涮羊肉丁解放执意买了单，还响亮地告诉服务员不用开发票。出门时，他感叹地告诉我，如果没有朋友，一个破县长到北京来，简直与在街上站着卖烤红薯的人差不了多少。他连续三次在我面前提到，前几天去一个部门办批复，一个二十郎当岁的女孩就是正处级干事，弄得他看自己就像看一条可怜的老狗。那几天，他心情一直很不好。直到吴小咸从上海飞来，他才开始对着北京笑，然后极有心得地说，当干部，处级以下的必须去地县才有滋味。

一想到丁解放那天在王府井大街上射向吴小咸的目光，我连忙将自己的手从吴小咸的手底下抽出来。吴小咸突然醒过来，她一点也不在意地说，你的肩膀真好，能给女人安全感。

我摸了摸自己的肩头说，十几岁发育时锻炼少了，没有丁解放的肩膀结实。

司机回了一下头说，丁市长一直在家做哑铃操，身上的肌肉像乔丹一样。

我望着吴小咸，等她说些什么。

吴小咸很机灵，眼睛没眨一下就说，丁市长的肩膀必须让全市人民都觉得安全才行。

我说，你这话可以写进政治局的会议记录。

吴小咸拍了一下我的腿说，你怎么一口一个政治局，别将做北京人的优越感带到乡下来。大过年的，闹得有人不快活可不好。

我连忙说，都快成了丧家之犬还优越个屁，连过年的家都没有。

吴小咸的弯转得飞快，她马上接着说，我看你岳父那里肯定有问题。过了一会儿，她又说，有问题也不能找女婿出气呀。

这时，兜里的手机响了。我以为是妻子打来的，接通后才知道是对方打错了。司机马上要给我讲一个打错电话的笑话。吴小咸拦住不让讲，她要司机小心前面的路。司机很听话，真的不再提那话题。车窗前面的路况很好，十五米宽的公路一色铺着水泥，隔不了多远，就能见到一个或几个卖烟花鞭炮的小摊。偶尔还能看见有性急的小孩趴在自家门前，用香火点燃鞭炮。司机憋着不讲话，我们也无话可说。而且我心里突然有一种感觉，此番过年的选择会不会是一个美丽的错误。

司机突然将车速提高到一百四十码。

隔着车窗，不远处的田野上有两个男人正朝着公路狂奔。他们跑了一阵又站在那儿大笑。司机也将车速降下来。几分钟后，公路上出现一块县际标示牌。司机吁了一口气，随手打开车内的录音机。我问他们刚才怎么像过封锁线一样。吴小咸告诉我，那一带确实像封锁线，从今年三月开始，就有一伙人专门拦在公路上砸奥迪轿车。司机说，因为有一辆奥迪轿车在那一带撞死一个人后，逃走了。他们才见着奥迪轿车就砸。

我问司机还讲不关于打错电话的故事。

司机笑着摇头说这故事太荤了，还是不讲为好。

公路两旁的房子越来越漂亮。同北京相比，这儿过年的气氛



更浓一些。迎面而来的拖拉机和自行车上的人，全都抱着各式各样的年货。同前几年我在这儿的时候相比，人们脸上的表情仿佛重了一些。公路上的小汽车也比从前忙碌许多。这一点越靠近市区越显得突出。那些小汽车的后备厢盖，大多因放了太多的东西而盖不好。隔了几年，那些空旷的原野上竖起了一排排楼房，县城真的有点城市的模样了。吴小咸将高高在上的那栋房子指给我看。此前丁解放已多次向我描述过市政府办公大楼的位置，我在心里多次将它与从前最气派的汽车配件厂大楼做过比较，让我感到意外的是，不只是我，连吴小咸也找不到汽车配件厂大楼，它被新建的楼房淹没了。司机不无骄傲地说，丁市长眼光超前，市政府大楼是学的上海经验，一动手就建成了标志性建筑。

丁解放请我来时，曾说让我住在他家。

吴小咸却让司机将我拖到一家宾馆里。我们在三楼的豪华套间里站定后，吴小咸将匆匆进门来的一个少妇介绍给我。少妇姓徐，吴小咸说她是政府接待办副主任兼宾馆馆长。我开口叫了一声徐馆长，她有些娇羞地一低眉，再抬起眼皮时，眼里的柔光分外动人。徐馆长称我是国务院的领导，她非常希望在我走的时候确实有种回家过年的感觉。

两个女人同我说话时，司机先行告辞了，他要赶回省城去接丁解放。

我很快就弄清楚了，其实我根本没费力气，是她们自己说话时，很自然地流露出来的。徐馆长同她那教高中语文的丈夫离婚了，目前还是单身。